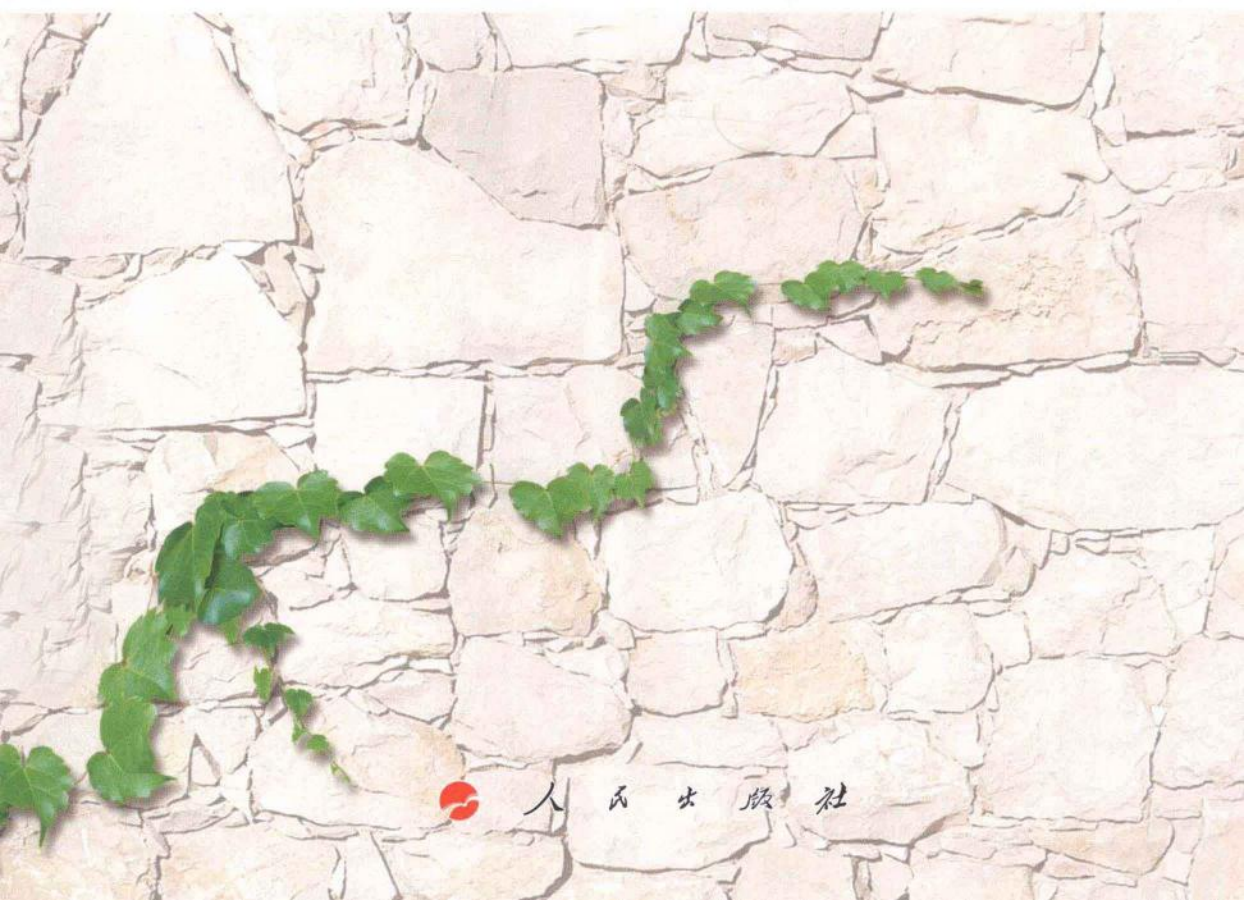


浪漫精神 与 现实梦想

——中国当代小说中的传奇叙事

张文东 王 东◎著



人 民 出 版 社

浪漫精神 与 现实梦想

——中国当代小说中的传奇叙事

张文东 王 东◎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浪漫精神与现实梦想：中国当代小说中的传奇叙事/张文东，王东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2

ISBN 978 - 7 - 01 - 012907 - 5

I. ①浪… II. ①张… ②王… III. ①小说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91356 号

浪漫精神与现实梦想

LANGMAN JINGSHEN YU XIANSHI MENGXIANG

——中国当代小说中的传奇叙事

作 者 张文东 王 东

责任编辑 姚劲华 苏向平

出版发行 人 民 出 版 社

地 址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 编 100706

网 址 [http: //www. peoplepress. net](http://www.peoplepress.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16

印 张 25. 25

字 数 38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01 - 012907 - 5

定 价 48. 00 元

以“传奇叙事”为视角的当代小说研究

(代序)

长期以来,学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关于小说叙事及其模式形成的研究中,常将“现代叙事”作为一种“舶来品”,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叙事主要是选择西方优秀文学思想与手法作为自己发展、转型的依据,借以突破中国传统文学内容与形式的束缚,并以传统文学叛逆者的姿态,完成了富有现代性的新生与勃发的历史进程。同时,在中国现当代小说叙事问题的研究中,学者们也多借助西方相关叙事理论来进行某种“形式创新”上的把握,忽略了中国小说叙事传统对现当代小说叙事的内在影响,形成对现当代小说“中国叙事”传统整理与开掘不深的现状。

实际上,中国现当代小说叙事模式的形成与传统小说叙事形式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承袭”关系。近年来,学界开始重视中国现代文学叙事模式形成的传统背景与资源研究,对中国现当代(主要是现代)小说叙事自晚清以来受西方文学影响所完成的现代性转变,结合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与承袭,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如现代都市小说对传统“传奇”叙事的发展、当代小说“红色经典”对民间“传奇”传统的继承等。但目前学界对中国现当代小说叙事对传统文学“精神”承袭与内容审视的研究还存在着些许不足:首先,关于现代小说叙事模式的形成与演化,以往研究只关注中国古典文学中“史传”、“诗骚”等正统文学传统对现代小说叙事的影响及其变型,并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古代小说最重要的传统叙事模式(最具有民间或大众意义的传统接受模式)——“传奇”叙事的背景规范与现代转型;其次,对当代小说叙事的检视还多停留于依据西方叙事理论进行“形式”分析的层面上,缺少系统化的对当代小说叙事与传统文学传奇叙事“精神”承袭关系的发现。

《浪漫精神与现实梦想——中国当代小说中的传奇叙事》立足于对传奇叙事与中国当代小说关系的梳理,指出“传奇”不仅是中国古代小说最核心

的叙事表现模式,更是中国大众最喜闻乐见的小说接受模式,在小说史意义上,构成了与“史传”、“诗骚”并列的叙事传统。论著作者张文东、王东采用背景研究与文本研究相结合、历史分析与叙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遵循传统与发展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通过对中国古代和现代小说中传奇叙事传统的全面检视,以及对中国当代小说在不同阶段呈现出来的叙事特征的系统梳理,发现并确证了中国当代小说发展中富有“中国特色”的传奇叙事样貌,并将这种样貌的形成与发展置于多元、多变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结合对不同阶段、层面以及不同主题、载体的小说文本的具体分析,论证说明了传奇叙事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样式和基本传统,历经现代小说的特殊承袭和转型,其精神和模式一直延续到了中国当代小说中,并因特殊的时代际遇与文化内涵,得到了更为广泛也更有创造性的应用与发展的文学史进程。应该说,论著既有文本细读,也有理论建构,发掘出了中国当代小说所必然内涵的中国特色与经验,对如何在当下重新理解、承袭或创新文学传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作为从“传奇叙事”视角对中国当代小说的研究,《浪漫精神与现实梦想——中国当代小说中的传奇叙事》对传奇传统的生成与现代传承、当代发展及文学类型演进的论证与把握显示了史论结合的特色。从现代走进当代的“革命传奇”(红色经典、英雄传奇)、时代变迁中的“历史人生传奇”(地域、市井传奇,民间、历史传奇)、泛文学语境中的“大众传奇”(言情小说、网络小说、影视镜像)等论题的设置,以“传奇”历史发展为经,以小说“传奇”类型变化为纬,辅以社会时代背景(“十七年”与“文革”、“新时期”、1990年代以来),间及重点文本(《林海雪原》、《青春之歌》)、作家分析(苏童、莫言)、文学思潮与现象(“寻根”与先锋思潮、泛文学语境与非虚构写作),力图整体性、全方位、立体化地梳理传奇叙事与当代小说发展之间的承继、革新、变异及其与文化历史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学理修养。论著对“寻根”背景下的“地域”与“市井”传奇,莫言的“新民间传奇”、苏童的“新历史传奇”,以及大众文化兴起、“泛文学”语境下的言情小说、网络文学以及影视镜像等“类文学”所衍发出的大众语态传奇的论述表明,中国古代小说不仅有其独特的传奇叙事传统,而且这种传统在20世纪中国小说发展中得到了创造性的承袭与发展,生成为“中国经验”的传奇叙事传统,构成中国当代小说丰富的叙事模式。

当然,以“传奇叙事”为视角审视中国当代小说,探讨其发展脉络,分析

其继承、革新与变异,是一个新的有难度的研究课题,更是一个较为系统而庞大的复杂工程,因此,也必然造成理论认知与方法把握上的难度。作者在传奇叙事与中国当代小说的研究中,注意到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传奇传统及现代传承,但对构成传奇叙事的因素及其在当代各传奇小说类型中的承继与演变可再多些笔墨。论著突出强调了传奇传统的中国性,如果对以欧洲、苏俄小说为代表的西方传奇小说传统对中国当代小说“革命传奇”、“英雄传奇”等小说样式的影响再作进一步论析,谈谈二者之间的交融与变异,不仅会增加论著的维度,更会深化论著的深度。此外,台港澳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言情传奇与鸳鸯蝴蝶派的联系及金庸、古龙、梁羽生与影响深远的武侠传奇模式值得论述与开掘。

论著作者张文东、王东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多年,分别任教于东北师范大学、长春师范大学,二人对学术有着执着追求,对新的学术成果和前沿理论有广泛的涉猎,他们的这部学术新著,不仅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当代文学整体发展中所必然面对的传统文学语境及其深刻影响,亦可使人们对传统文学与文化在新世纪文学与文化建构中的重要意义有更为科学的认知与把握,必将引起更多学界同仁的思考。

以上便是我阅读《浪漫精神与现实梦想——中国当代小说中的传奇叙事》的读后感言,权充作序吧。

刘中树

2013年8月15日于长春寓所

目 录

导言 传奇传统与现代传承	1
一、传奇叙事模式与传奇叙事传统	2
二、中国现代小说发端期的传奇叙事背景	10
三、中国现代小说中的传奇叙事	17
 第一章 从现代走进当代的“革命传奇”	
——“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中的传奇叙事	36
第一节 社会主义文学的制度与方法	
——新中国成立后文学的特殊时空	38
一、无限的生活与有限的空间	39
二、明确的道路与统一的方法	47
第二节 “红色经典”	
——传统背景下的“革命传奇”	56
一、传统与经验——英雄的传奇与史诗的意味	58
二、题材与类型——《林海雪原》与《青春之歌》	67
三、主题与模式——双重维度上的“对立共构”	77
第三节 “文革小说”	
——政治叙事中的“英雄传奇”	87
一、极端政治背景下的话语时空和可能选择	90
二、特殊政治话语中的特殊传奇模式	102
 第二章 时代变迁中的“历史人生传奇”	
——“新时期文学”中的传奇叙事	127

第一节 文学的回归

——人与现实主义的“新时期” 129

一、为文艺正名——新时期文学的空间与选择 130

二、走出时代的“伤痕”——“反思”与“改革”小说中的传奇叙事 136

三、“重返”浪漫传统——“知青小说”中的传奇叙事 148

第二节 走向历史与人生的深处

——“寻根”背景下“地域”与“市井”的传奇 161

一、文学的根与文化的根——“寻根”的背景与意识 162

二、文学的寻根——“寻根小说”中的“地域”传奇叙事 170

三、文化的寻根——“市井小说”中的传奇叙事 183

第三节 发现乡村与创造历史

——“民间”与“历史”的传奇 195

一、方法的空白与意义——在“先锋”的潮流背后 196

二、乡村的发现与再现——莫言的“民间传奇” 203

三、历史的记忆与颠覆——苏童的“新历史传奇” 221

第三章 泛文学语境中的“大众传奇”

——1990年代以来文学中的传奇叙事 238

第一节 主体的失落

——时代与文学的“大众化” 239

一、“泛文学语境”——文学的市场与市场化的文学 240

二、“非虚构写作”——可以质问的“文学可能性” 252

第二节 言情小说

——都市浮沉中的“情感传奇” 266

一、从传统走进现代——言情叙事的历史与新变 267

二、从现实走进梦想——现代都市的流行情感与叙事 275

三、从梦想走向“穿越”——跨越时空的精神之旅 289

第三节 网络小说

——大众狂欢叙事中的“虚拟传奇” 297

一、传奇的背景——大众狂欢与网络写作 303

二、传奇的创造——网络传奇的叙事模式 316

第四节 影视镜像	
——大众化叙事的“消费传奇”	334
一、读图时代——大众文化语境与影像叙事	335
二、镜像传奇——文学市场与大众文化的共谋	352
结语 走出传奇	372
主要参考文献	384
后记	390

导言 传奇传统与现代传承

一直以来,在关于中国 20 世纪小说叙事模式形成的问题上,人们往往有着一种误区,即更多是将“现代叙事”作为一种“舶来品”,认为其主要是选择西方优秀文学思想与手法作为自己发展、转型的依据,突破中国传统文学内容与形式的束缚,以传统文学叛逆者的姿态,完成了其富有现代性的新生与勃发的历史进程。同时和相关叙事问题的研究当中,人们也常常更关注有关叙事理论或叙事学的问题,总是试图借助西方有关叙事理论来进行某种“形式创新”上的把握,并没有在叙事的层面上更深刻地注意到 20 世纪中国小说中富有“中国经验”意味的,尤其是承袭中国文学传奇叙事传统意味的内容。

近年来,在“传统与发展”的意义上,人们已经不断意识到中国现代以来文学叙事模式的形成与传统小说叙事形式之间并不是一种“断裂”性的存在,而是一种“承袭”的关系,并对中国 20 世纪(主要是现代)小说叙事自晚清以来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中所完成的现代性转变,结合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与承袭,进行了诸多探索与说明。尤其在新世纪以来的研究中,已经愈发开始重视对于“五四”及其所形成的新文学传统的检讨,包括有关现代都市小说在通俗意义上对传统“传奇”叙事的发展以及当代小说“红色经典”对民间“传奇”传统的继承等,都从新的视角不断引起人们的重视,但稍显遗憾的是,这种检讨还常常停留在一种“对内”或“对外”的态度与对之取舍的观念层面上,或者是在所谓“现代”的意义上往往只看到中国古典文学中“史传”、“诗骚”等“正统”文学传统对现代小说叙事的影响及其变型,并没有充分重视中国古代小说最重要的传统叙事模式同时也是最具有民间或大众意义的传统接受模式即“传奇”叙事的应用与转型;或者是对所谓“当代”小说叙事的检视往往只停留在依据西方叙事理论进行“形式”分析的层面上,始终缺少一种系统化的对其与传统文学传奇叙事“精神”承袭关系的发现。这就呼唤着我们要在更具有全景化和深刻性的意义上,对中国现代以来文学叙事整体精神与中国文学叙事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研究,从纵向传承

与发展新变的关系中,重新梳理和认识 20 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流脉。

应该看到的是,目前研究针对上述第一种不足已经有了较大突破,出现了一批富有启示性的文章及相关著作,^①但第二种不足在现实的研究中似乎还没有得到更多重视。所以我们希望通过一定规模的梳理,在将“传奇”叙事作为一种特殊的叙事传统及文学精神的基础上,实现对中国当代小说叙事某种特殊样貌的检索和研究,使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中国当代文学整体发展中所面对的传统文学语境及其必然影响。

当然,完成这一任务的前提还是要坚持把传统与发展作为构成文学整体的两端,真正将文学的发展与演变作为一种对话过程来理解,并始终将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国与西方的对话视为一种相互影响和渗透的运动过程,即通过建立一种基于传统与发展辩证关系的文学史观,从传统的意义上来体会发展的资源背景和规定性,并从发展的意义上来正确认识传统承袭的可能和必然,从而对传统文学与文化在当代乃至新世纪文学与文化建构中的重要意义有所认识。因此,在讨论当代文学某种对传统的承袭和发展之前,我们还是有必要简单地回顾一下传统本身及其现代以来的样貌与流变。

一、传奇叙事模式与传奇叙事传统

如众所知,中国小说自唐代始见成熟,并以唐人传奇为代表发展成为一种叙事性文学体例,因有晚唐裴铏的《传奇》一书,故宋代以后,“传奇”又成为唐人小说的概称。就“传奇”一词的最初语义看,“传”者,“志”也,即记述、传录;“奇”者,“异”也,即奇事、异闻,故所谓“传奇”,就是对奇事异闻的记录与叙述,即是一种具有“特异”色彩的“叙事”。而从小说史的意义来看,传奇作为中国小说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产物,则不仅是唐人小说的一种概称,其实也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种重要体类,并直接演变成了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基本模式与传统。

① 较早做出梳理的是逢增玉教授的《志怪、传奇传统与中国现代文学》(《齐鲁学刊》2002 年第 5 期),后来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宋剑华的《变体与整合:论民间英雄传奇的现代文学演绎形式》(《文学评论》2002 年第 6 期)、张文东的《在“异构同质”的传统与现代之间——传奇叙事传统与中国现代小说发端》(《江汉论坛》2008 年第 10 期)等;切近本话题的著作主要有张文东、王东的《浪漫传统与现实想象——中国现代小说中的传奇叙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和吴道毅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新英雄传奇小说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等。

按鲁迅的梳理,中国古代小说源自古代神话传说、寓言故事以及各种史书,《山海经》、《穆天子传》、诸子文集等都是其丰富的素材和叙事的经验。及至魏晋六朝“志怪”与“志人”小说出现,虽仍以“怪异”为本,但志人者多写奇人,不仅有一定的章法和结构,也有初具规模的情节叙述和人物性格描写,“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①,从而在这种从“志怪”向“志人”的过渡当中,至唐,传奇终见成熟——

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胡应麟云:“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其云“作意”,云“幻设”者,则即意识之创造矣。此类文字,当时或为丛集,或为单篇,大率篇幅曼长,记叙委曲,时亦近于俳谐,故论者每訾其卑下,贬之曰“传奇”,以别于韩柳辈之高文。顾世间则甚风行,文人往往有作……实唐代特绝之作也。

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②

鲁迅的概括主要说明了三个问题:首先,传奇作为小说是在传统文学、特别是志怪小说的基础上发展演进而成的,“尚不离于搜奇记逸”;其次,传奇是文人有意识的创作,乃“好意作奇”;最后,传奇在艺术形式上体现了很高的要求,不仅“叙述婉转,文辞华艳”,而且“篇幅曼长”,“意想”丰富——这些既是传奇小说之所以“特绝”而成就“特异”的原因,同时也体现了传奇小说“特绝”而“特异”的叙事要素,即这种“虚构”的叙事一开始就呈现出了重视情节的“新异”并以“想象性”叙述为主的特点。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也曾较为详尽地描述了传奇的演变过程:

传奇之名,实始于唐。唐裴铏所作《传奇》六卷,本小说家言,为传奇之第一义也。至宋则以诸宫调为传奇,《武林旧事》所载诸色伎艺人,诸宫调传奇,有高郎妇、黄淑卿、王双莲、袁太道等。《梦梁录》亦云:“说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0页。

② 同上书,第70页。

唱诸宫调，昨汴京有孔三传，遍成传奇灵怪入曲说唱。”即《碧鸡漫志》所谓“泽州孔三传，首唱诸宫调古传，士大夫皆能诵之”者也。则宋之传奇，即诸宫调，一谓之古传，与戏曲亦无涉也。元人则以元杂剧为传奇，《录鬼簿》所著录者，均为杂剧，而录中则谓之传奇。又杨铁崖《元宫词》云：“《尸谏灵公》演传奇，一朝传到九重知，奉宣赏与中书省，诸路都教唱此词。”案《尸谏灵公》，乃鲍天祐所撰杂剧，则元人均以杂剧为传奇也。至明则以戏曲之长者为传奇（如沈璟《南九宫谱》等），以与北杂剧相别。乾隆间，黄文暘编《曲海目》，遂分戏曲为杂剧传奇二种，余曩作《曲录》从之。盖传奇之名，至明凡四变矣。^①

按王国维的梳理，自唐以来，“传奇”作为一种文体的历史变革大致经历了由小说到诸宫调再到戏曲杂剧的过程，而至于“传奇”的构成，则又可以分为“雅”与“俗”两个层面，并在起源的意义上，传奇以“灵怪”入曲，通行于“诸色伎艺人”，影响大到“士大夫皆能诵之”。这也就意味着，在唐以后，传奇逐渐演进成一个差不多可以涵盖整个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

“在宋元明清一千多年的实际运用中，‘传奇’一词不仅用于指称小说文体，还侵入了民间说话伎艺和戏曲文学的领地。”^②在宋元时期作为一种表演技艺的“说话”中，“传奇”仍是小说之一类，后来的文言和白话小说都与唐人传奇一脉相承。如明代瞿佑等人有仿唐传奇的《剪灯新话》、《剪灯余话》、《觅灯因话》诸作，高启、马中锡、张岱、李渔等明清文人也都有过一些传奇体作品，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以及冯梦龙的“三言”、凌蒙初的“二拍”等“话本”，则更是因“传奇”的因子而将中国古代的文言与白话小说发展推向了繁荣，演化出“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③。同时，自南宋诸宫调中借用“传奇”后，元明清时的杂剧与南戏往往也以“传奇”为名，“戏剧与小说，异流同源，殊途同归者也”^④，既因多取材于唐人传奇，演述人世间男女爱恋、悲欢离合的故事，即胡应麟所谓“或以其中事迹相类，后人取为戏剧张本”^⑤，也因继承了传奇小说“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的文体特征，所以，尽管后来人们更多把“传奇”看做是明、清时期演唱南曲为主的戏曲，但我们还是应该按照

①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王国维文选》，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64页。

② 郭英德：《明清传奇史》，江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③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9页。

④ （清）蒋瑞藻：《小说考证》。

⑤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二酉缀遗（中）》。

语词的原初意义,从小说文体特征的角度去体会“传奇”的叙事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传奇的发展还在“反拨”史传文学叙事影响的过程中形成了另一种走向“世情”的趋势。陈平原说:“‘史传’之影响于中国小说,大体上体现为补正史之阙的写作目的,实录的春秋笔法,以及纪传体的叙事技巧。”^①所谓“补正史之阙”,即是指小说尽管属于“逸史”的范围,但并没有摆脱流连于经史子传的历史叙事的阴影。但是,在唐人“有意作小说”之后,其“人间言动”的“志人”传统和“好意作奇”的写作目的,便使小说开始真正走向生活化、世俗化甚至言情化,并在以普通人、小人物为描写对象的所谓“世情传奇”的层面上,有了十分深刻的文学史意义。所以,后来明清戏曲中的所谓“传奇”,寓意即与唐传奇的“世情”要求不远,而如《红楼梦》、《金瓶梅》等晚近一些的小说,也都在“世情”以及言情的世俗化意义上与传奇相通,《红楼梦》的作者不但定义自己的作品为“传奇”,而且还在“缘起之言”中说:“致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躐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哄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故其所谓“传奇”中的“明镜照物,妍媸毕露”的史传文学经验,既是一种人物描写的辩证法,同时也是叙事的一种技巧,因真实而具新奇,由自然转呈深刻,甚至很符合现代小说的叙事要求,即鲁迅所说:“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②

概括而言,中国传统小说“传奇”叙事模式的基本要素有三:首先,传奇具有“尽设幻语”、“作意好奇”的虚构色彩,即如胡应麟等所说的“其事欲谬悠而亡根也,其名欲颠倒而亡实也”^③的有意识创造的想象世界;其次,传奇具有“无奇不传,无传不奇”的以情节为中心的结构模式,“怪诞”也好,“世情”也罢,总归是精心剪裁出来的动人故事,即如“传奇”一词在现代汉语中的释义一样,是情节离奇或人物行为超越寻常的故事;最后,传奇具有“游戏成文聊寓言”^④的寓言意蕴,即如蒲松龄所谓“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⑤的带有明确目的性的浪漫主义抒情方法。应该强调的是,传奇在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当中,既处在发生学的一个关键阶段上,意味着中国小说乃至叙事文体的成熟,同时又居于小说史的一种核心位置

①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页。

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4页。

③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二酉缀遗(中)》。

④ (清)尤侗:《钧天乐》传奇第三十二出《连珠》[尾声]。

⑤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聊斋自志》。

上,对后世各种叙事体类有着巨大的影响。因此,“传奇”作为一种特殊的叙事方式及传统,必然会在中国小说叙事走进现代的发端进程中产生巨大的影响,进而成为现代小说叙事的基本模式之一。^①

在欧洲文学史上,也有小说的“传奇”一体,一般是指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中的一种长篇叙事诗(romance),主要描写中世纪骑士爱情、游侠和冒险故事,如《特列斯丹和绮瑟》、《奥迦桑和尼柯莱》等,但无论其传承或是发展,其实都有着悠久的历史:

传奇早在12世纪以前的欧洲就已有了它的先祖,它的生命活力则一直持续到中世纪以后,伊丽莎白时代的人迫切求助于古希腊的传奇,“西部”小说和科幻小说常常被看做传奇的现代变异。^②

按照吉利恩·比尔的说法,古罗马诗人奥维德(Publius Ovideus Naso)的《变形记》作为古希腊罗马神话的大汇集,实际上即是这种“唤起往昔和社会意义上遥远的时代”的传奇,它不仅提供了一种可以成为中世纪传奇创作素材的“众所周知的故事”,并且确定了一种传奇写作的基本价值取向:

传奇,无论它的文字水平和道德水平如何高超,它首先是为了娱乐而写作的。它把读者吸引到除此之外便不能获得的经验里。它把我们完全引入到它自己的世界——一个决不会与我们自己的世界充分对等的世界,尽管它必然会使我们联想起前者,假如我们完全了解它的话。就这样,它把我们 from 我们的禁忌和偏见中解放出来。它超越了那些使生活受到正常约束的限制。^③

这种“传奇”与“故事”在13世纪后变成散文体,后来的“浪漫主义”和“长篇小说”两词即是由其演变形成。从14—15世纪伊丽莎白时期的文学,一直到18世纪的哥特式小说,“传奇”始终都是英国文学中的一种重要体裁,并在与小说发展“难解难分”的同时,演化成为一种特殊的叙事方式。浦安迪也以为,虽然今人把“romance”意译为“传奇”并不够准确,但是作为现代小说的“novel”,仍然是被“公认是西方古典文化的大集成”的“史诗”的“后继者”,“史诗的精神气韵深深地印入了novel的血液中,离开了史诗和罗

① 张文东、王东:《浪漫传统与现实想象——中国现代小说中的传奇叙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

② [英]吉利恩·比尔:《传奇》,昆仑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③ 同上书,第4页。

曼史的传统,novel 的出现和发展是很难想象的”:

从 18 世纪末开始到今天,西方的文学理论家经常把“史诗”(epic)看成是叙事文学的开山鼻祖,继之以中近世的“罗曼史”(romance),发展到 18 和 19 世纪的长篇小说(novel)而蔚为大观,从而构成了一个经由“epic—romance—novel”一脉相承的主流叙事系统。^①

不过即便如此,在西方叙事文学传统当中,对于“传奇”与“小说”还是有着区别性的理解。英国 17 世纪的著名剧作家威廉·康格里夫(Willian Congreve)曾在自己一部中篇小说的序言中明确谈及小说与传奇的区别:

传奇一般是描写王宫贵族或英雄人物坚贞的爱情和无比的勇气,运用高雅语言、奇妙故事和难以置信的行动来予以表现……小说则描写与常人较接近的人物,向我们表现生活中的争斗算计,用新奇的故事取悦读者,但这些故事并非异常或罕见……传奇让我们多感惊异,小说则给我们更多快乐。^②

韦勒克和沃伦在他们的《文学理论》中也谈到,叙述性小说的两个主要模式在英语中分别被称为“传奇”与“小说”:

里夫(C. reeve)在 1785 年将二者做了区别:小说是真实生活和风俗世态的一幅图画,是产生小说的那个时代的一幅图画。传奇则以玄妙的语言描写从未发生过也似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小说是现实主义的;传奇则是诗的或史诗的,或应称之为“神话的”。……这两种相反的类型显示出散文叙事体的两个血统:小说由非虚构性的叙述形式即书信、日记、回忆录或传记以及编年记事或历史等一脉发展而来,因此可以说它是从文献资料中发展出来的,从文体风格上看,它强调有代表性的细节,强调狭义的“模仿”。另一方面,传奇却是史诗和中世纪浪漫传奇的延续体,它无视细节的逼真(在对话中重现具有个性特色的语言就是这样的例子),致力于进入更高的现实和更深的心理之中。^③

这些区别不仅是理论上的体认与把握,也是实际创作中的追求与表现,虽然后来英国小说逐渐走向现实主义,但“传奇”传统却在美国小说的发展中得

① [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9—10 页。

② 申丹、韩加明、王丽亚:《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4 页。

③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 1984 年版,第 241 页。

到了鲜明反映。美国 19 世纪的流行小说作家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始终把自己的作品称为“传奇”,并且对“传奇”和“小说”也进行了明确的区分:

如果作家把自己的作品称为传奇,那么毋庸置疑,他的意图是要在处理自己作品的形式和素材方面享有一定自由。如果他宣称自己写的是小说,就无权享有这种自由了。人们普遍以为,小说是一种注重细节真实的创作形式,不仅要写人生中可能发生的偶然现象,也要写常见的一般现象。传奇作为艺术创作,必须严格遵守艺术法则,如果背离人性的真实,同样是不可原谅的罪过,但它却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作者自行取舍、灵活虚构的权利,以表现特定环境下的真实。只要他认为合适,可以任意调节氛围,在所描绘的图景上或加强光线使之明亮,或运笔轻灵使之柔和,或加深阴影使之浓重。……如果传奇故事真能对入有所启发,或产生某种有效作用,一般是通过一种非常曲折微妙的方式,而不是表面上的那种直接方式。^①

由此可见,对于霍桑等“传奇”小说家而言,与一般“小说”相比,“传奇”应该有着更多的虚构性,即“与小说家不同,传奇作者并不受日常现实(‘常见的一般现象’)的约束;他可以沉醉于虚幻的和奇异的事物”^②。所以说,作为“诗的或史诗的”传奇,实际上即是“表现了一个在所有人里持久地存在的世界:一个想象和梦幻的世界”^③。

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提出,文学发展史里始终存在着一种“传奇”模式,而现代派文学实际上就是“现代神话”,传奇则是介于神话和 19 世纪自然主义两极之间的总的文学倾向。弗莱以为,传奇也是神话的变体,其中的主角由神话中的神置换为人,“传奇”模式“讲述的是一个与人类经验关系更加密切的世界”,而且内容是“朝着理想方向”,形式上趋于程式。所以,“在所有的文学形式中,传奇是最接近如愿以偿的梦幻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从社会的角度看,传奇起到一种奇妙又矛盾的作用”,而这种所谓的奇妙又矛盾的作用,即是指传奇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形式,“无论社会产生多么大的变化,传奇都会东山再起”,“传奇的那种永葆童真的品格,表现为对往昔

① [美]霍桑:《七角楼·序言》,译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2 页。

② 转引自申丹、韩加明、王丽亚:《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83 页。

③ [英]吉利恩·比尔:《传奇》,昆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 页。